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
### 第四十二回 鐵木金劫道遇官人 為生存長街賣牛肉

上回書說到：鐵木金來到北京城，借住在張和家裡。這多日子幸虧張和接濟，不然早挨餓了。三奶奶說：「你的朋友找不到，難道就光指望接濟嗎？」

過年啦，我不能催你，可你也得想辦法，咱們買點兒年貨呀。咱們兩口子這些日子，也夠寒苦的啦，再說，要過個年也得要錢，怎麼上人家張大哥的家裡去呀，今天都臘月二十八了，你還找不著朋友？」「是呀，這朋友很難找。那麼咱們得多少錢哪？」「我算了算，起碼你得拿回二十兩銀子來。」「嗯，二十兩？不多。你甯管啦，我，我找去！」鐵三爺也沒吃什麼東西，沒的吃啦。伸手到門後把「三頃二十畝」大鐵棍抄起來了。「喲，你拿著它幹嘛？」

「不，我得拿著點兒棍子，說話就過年了，萬一碰上劫道的呢？」「哎呀，劫你什麼哪，連個屁都放不響啊。」「這個你甯管！」鐵三爺緊了緊褲腰帶，打家裡出來了。

一個大錢憋倒英雄漢，鐵三爺七尺的漢子，到現在一點兒轍都沒有了。

舉目無親，二十兩銀子上哪兒要去？站在這高坡上往南瞧，陸陸續續的打南門進關廂置辦年貨的人很多。得啦，下坡兒就是大葦塘，置辦年貨的孤行客，置辦年貨的都有點兒錢，乾脆，我打一號兒悶棍吧！鐵木金拉著大鐵棍，順著高坡兒就下去了。溜溜達達往南走，出去有這麼幾箭地，進了葦塘，抱著大鐵棍往葦塘裡一蹲，悄悄地往道兒上看。一般從城南來的，都是農村百姓，穿得都不是那麼乾淨，即便腰兒裡有幾個錢，都是仨一群，倆一伙兒，有說有笑，孤行客碰不上。天又冷，肚裡又沒食，餓了，煞煞褲腰帶，打早晨等到中午，打中午再往下午等，進城的人少了，出城的人多了，十個八個，三五成群，絡繹不絕。又起風了，越來越冷，地凍天寒，乾葦子「嘩——」直搖。太陽壓山了，有點兒雲彩起來了，其實天還沒黑呢，白天的時光太短了。

猛然間，鐵木金聽到南邊「咣咣咣咣」車軋轆響，原來是輛鏢車，車上插著鏢旗，上頭寫著字兒：杭州上天竹街雙龍鏢局南號小孟長黃燦。只見二十名伙計，一邊兒十個，各持刀槍，前頭一個報頭的騎著小驢，就是當初太湖丟鏢的張二。此人大個兒，大嘴岔兒，好嗓音。後頭保鏢的有兩個人，都騎著馬，三十多歲，上垂首是燈前少影阮和，下垂首是月下無蹤阮璧。一路之上，兼程並進，今天臘月二十九，才進南西門，張二一高興，在小驢兒上試試嗓子，喊上趟子了。阮和、阮璧在後頭說：「二哥，你怎麼喊鏢趟子？」

「應該喊哪，前邊大墳地，葦塘。」「那你要喊出強盜來……」「北京城圈裡頭，哪兒來的強盜哇？我還沒聽說過在北京城裡頭劫鏢的呢！只是當初武林之中有位老前輩——浙江紹興府的飛鏢黃三爺，沙灘兒放響馬，劫過銀櫃，那還是成心放份兒，你放心，沒事兒！」話音剛落，鐵三爺從葦塘裡蹦出來了。因為他沒劫過道哇，一橫大鐵棍就覺著自己不得勁，再加上一天了，水米不刷牙，眼前頭有點兒發黑，腳底下跟踩上棉花一樣，「呔！把鏢銀留下！」

張二一瞧：「嘿！還真出來劫道的了。」阮和一催馬，來到鏢車前，用鏢離鞍下坐騎。哥兒倆一瞧，嚯！眼前這個大個兒，黑臉兒，五官端正，十分憨厚，攥的這條大鐵棍分量可不小。阮和一瞧，有這樣兒劫道的嗎？就問：「朋友，你劫道啊？」「噢，不全劫。」「你要劫多少？」「紋銀二十兩，過年就得。」阮和心想：嗨！你要二十兩銀子多好哇。瞧了瞧鐵三爺：「朋友，看來你不是劫道的。」「這個你明白我明白！」「你要二十兩銀子沒關係，你看，我們這鏢旗上有字號，我們的分號在大柵欄，你跟著我們的鏢車到大柵欄，我們把鏢銀交了以後，讓櫃上給你拿二十兩，就是百兒八十兩都沒關係。但你要在鏢車頭裡一橫，這可對不起你了，朋友！一分錢你也拿不走，我們得保我們這字號哇。朋友，你跟我們辛苦一趟怎麼樣？」「不，沒那工夫，再說我也餓了，我也走不動了。」「嗨，朋友，你怎麼這樣兒啊！你劫鏢不成啊！」阮璧到底是脾氣爆點兒，一摠刀把「槍楞楞」一聲響，把刀就亮出來了：「朋友，我哥哥對你說得挺清楚，我們這是有字號的。」鐵三爺大吼一聲：「劫不出去我要講打！」鐵三爺剛才就覺著頭重腳輕，天旋地轉，一晃這大鐵棍，眼前一發黑，「撲通」，連人帶棍倒在地下。阮璧過來，告訴鏢師和伙計們：「把他捆起來！」「捆他幹什麼？」「把他帶到鏢局問清楚了，真要不是劫道的，給他倆錢兒讓他回家。」

猛然間，葦塘以內有人喊：「朋友！等一等！」哥兒倆還以為又出來劫道的呢。阮璧哥兒倆各自摠刀抬著看，「燕子三抄水」「喇——」從葦塘出來一個人，阮和、阮璧一瞧，這位年紀在六十上下，中等身材，猿臂蜂腰，看得出來是個練家。高挽著袖面兒，身上圍著亮銀鏈子鑲，手裡攥著一條硬桿兒大馬棒。阮璧問：「這位老兄，您怎麼稱呼？」這個老頭兒托鬍子哈哈大笑，一通名姓，敢情是本地西珠汛的五品花翎守備，清真大爺，姓丁，叫丁瑞龍，江湖上稱「鼓上飛仙」。丁瑞龍過去是個買賣人，領的是牛街清真寺北邊兒路東的一個羊肉館，叫「北恩利」。東家姓沙，排行在七，所以丁瑞龍領的是沙七爺的東，他在外西華門七聖廟開了一個羊肉鋪，代賣餡子貨，字號叫「恩順」。丁瑞龍很能乾，櫃上用著十幾個人，小買賣做得還很磁榔，年年兒都有盈餘。北京城這地方做買賣，舊社會講究賒帳，認得的，知根知底的，到了年下要錢。三十兒晚上，天一黑，拿個折子，在北京叫「溜子」，上邊寫著住址，人名，短多少肉錢，打著燈籠一家一家要，要到天交五鼓，接神的鞭炮一響，就不要了。所以，大年三十，窮人家有還不起帳的就躲到澡堂子去，接神的炮一響，出來了再見著要帳的說聲：「恭喜恭喜，發財發財。」就不提這帳了。當然「恩順」也不例外，丁瑞龍也去要帳，要了幾十兩銀子，那是大戶，可是小戶多呀，不但要不了帳，一看人家太難，得了，再借人家三兩二兩的。等到接神的爆竹響了，這麼一看，哎呀，根本對不上帳。跟東家說借給人了，東家不信，說你要錢輸了，要不胡作非為了。丁瑞龍十分為難，不由得走到宣武門外，護城河凍冰了，瑞龍站在那兒發愣，越想越不是滋味兒，頓萌死念。找了塊大石頭「啪嚓」一下，把很厚的冰鑿了個大窟窿。就在這個時候兒，北西護城河的邊兒上，樹林裡頭「嘩楞楞」鐵球響，有人挺大的嗓門兒喊：「那不是恩順家的丁瑞龍丁爺嗎？這大年初一的幹什麼哪？」丁瑞龍一瞧，嚯！從樹林裡出來個大個兒，赤紅臉兒的白鬍子老頭兒，右手托著四個大鐵球，鐵球晃起來在手指頭肚兒上走。再一細看，原來是北京城赫赫有名的鐵掌賽崑崙方飛方四爺。方四爺家住西單牌樓的皮庫衙衛。

方四爺這個人在北京城露過大臉。有一回，他走在前門大街正趕上下過大雨，道路十分泥泞，有一輛大鹽包車誤到那兒了，兩套兒牲口把式怎麼拉也拉不上去，看熱鬧的人多極了。方四爺一高興下去了，車把式一瞧：「老爺子您這是怎麼啦？」「你把這兩牲口卸嘍。我在西單牌樓皮庫衙衛住，名叫方飛，我給你拉下這車，你這車就上去了。」看熱鬧的喊好哇！兩套車卸了，方四爺一伸右手攥住了轆裡頭的皮套，單臂一用力，鬚眉倒立，虎目圓睜，把車就給拉上來了。方四爺的這一招「單臂拽鹽車」使他成了名了，北京城的人稱他「鐵掌賽崑崙」。後來有人舉薦他在天子的「慎行司」當了內大班的班頭。他還有兩個盟弟：湯茂隆、何瑞生。當時正趕上康熙皇帝私訪「密香居」，在二紐這兒掛著珍奇無比的「十八子伽南秀串」，結果叫一個飛雲僧給偷走了。方四爺奉命捉拿飛雲僧，是後費了很大周折，才把飛雲僧拿住了。方四爺心說：得了，我告老了。這樣，「慎行司」內大班的班頭就歸了他的盟弟湯茂隆、何瑞生了。沒幾年，湯茂隆、何瑞生又交給他們倆的兒子湯英、何玉了。湯英、何玉乾了些年，又交給他們倆的兒子了，到湯雲、何貴這兒已是三代人了。湯雲、何貴，就是拿童林的那兩位「慎行司」的班頭。方四爺現在到歲數了，在皮庫衙衛抱著胳膊根兒忍了。雖不說腰纏萬貫，但也是吃幾輩子吃不了。方四爺每天照樣練功，今天初一也一樣，老頭兒遛早兒，其實早發現丁瑞龍了。方四爺一喊，丁瑞龍趕緊過來了：「哎喲喝，老爸爸，我給你拜年吧！」「起來，瑞龍啊，你幹什麼哪？為什麼要尋死啊？」「您要問，如此這般，這麼這麼回事，……」一說，然後又道：「帳沒收上來，短了東家的錢，人家沙七爺不乾，會說我拿這錢不幹好事，這可怎麼辦呢？」方四爺點了點頭道：「你呀，說得很有理，你別為難了。」

一伸手把四個大鐵球揣到懷裡，然後一貓腰，從右邊的靴筒裡抽出錢夾來了。

那個年頭兒，人們攔錢有兩個地方，一個叫「靴掖兒」，就是攔到靴筒裡頭；再一個，「跟頭襠」裡頭也可以裝錢。方四爺拿出一張三十兩銀票來，問丁瑞龍：「這是三十兩，夠不夠？」「老爸爸，用不了，過幾天我再給你拜年去。」好在是清真老表，沒的說呀。給人家方四爺請完安，丁瑞龍回櫃了。

來到「恩順」，今天根本不下板兒，不營業，正月初一呀。丁瑞龍推門兒進去了，見到沙七爺，拜了個年，大傢伙兒也彼此拜拜年，說幾句吉祥話，拿出銀票和折子來，把帳結了。沙七爺問丁瑞龍：「掌櫃的，怎麼你今兒個晚了，應該接神以前回來？」按理說，瑞龍說句瞎話很自然地就過去啦，無奈瑞龍是個誠實人，就把討帳反倒借給人家錢，虧了錢，砸冰尋死，碰見方四爺的事都說了。「噢。」沙七爺聽完了，只說了聲：「好好兒地過年吧。」

丁瑞龍高高興興地回家過年去了。

到正月初五的晚上，回來了。沙七爺跟丁瑞龍說：「掌櫃的，我一個『北恩利』都忙不過來，所以『恩順』的小買賣，我打算明天不幹了。大傢伙兒哪，我多給幾個錢，你也是一樣，餘外再多給你四十兩銀子作為花紅饋贈。

你呀，打鋪蓋卷兒回家吧，明天開市以後，另謀高就。」丁瑞龍納悶兒：買賣這麼好，這是為什麼？沙七爺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說：「你跟徒弟師爺一塊兒出去要帳，人家全要回來了，你把錢都借出去了。借出去也不是不可以，你為什麼要尋死啊？幸虧遇見方四爺，不遇上呢？你紮到河裡死了，我大年初一的來條人命，這可怎麼辦？我決不能再用你了。」瑞龍全明白了：「哈哈，好吧，好離好散，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言。我丁瑞龍沒什麼能耐，這幾年也沒給您賺什麼錢，但我還年輕，到哪兒耍胳膊，我也能湊合著吃碗飯。」

說完，叫小徒弟把鋪蓋卷兒打好了，到櫃房算了帳，該給自己的拿起來，跟大傢伙兒道聲辛苦，扛著鋪蓋卷兒回家了。

回家以後，自己心裡不痛快。丁瑞龍心說：沙七爺，這幾年我沒少給你賺錢哪，你翻臉無情！不用不用吧，明天初六啦，我給方四爺拜個晚年去吧，再說這也有了錢啦。第二天一清早兒，打家裡出來，就奔皮庫衙衙來了。等來到方四爺的家門口，一看人家家裡頭地方大了，前後得有上百間房子，幾層院子，坐北的廣亮大門，上有門燈，下有懶凳，兩邊兒還有門槐，真有份。

丁瑞龍上前去「啪啪」一叫門，時間不大，出來個底下人，也就是方家的總管。人家問：「您找誰呀？」「我找方四爺，我給他請安來了。我是恩順家的掌櫃的，叫丁瑞龍。」「噢，您是丁爺，聽我們四爺提來著，您跟我來吧。」

方家總管轉身形往裡走，丁瑞龍趕緊跟上，過了垂花門，一直奔大廳。「喇」一挑氈簾兒進來，丁瑞龍四處觀瞧，五間大廳中，四間一通連，靠東邊有樺林的隔扇，單有個裡間屋，掛著茶青色嶄新的門簾兒，隔扇心兒都是名人字畫，牆上掛著挑山對聯，均出自名人的手筆。迎面的架几案上，正中擺著一個羊脂玉的福祿壽三星人，真有一尺多高，「喇喇」地放寶光，底下是紫檀木雕刻得玲瓏剔透的座兒，上頭有個玻璃罩兒。兩邊兒是古瓷的帽筒，上垂首有個鈞窯瓶，下垂首是個屏鏡，迎面的八仙桌，太師椅上的椅披、椅墊、桌圍子都是南繡平金的。一人來高的大銅爐子，火苗子「騰騰騰」躡得很高。

方四爺在椅子這兒坐著，瑞龍趕緊過來請安：「老人家，晚生給您請安了。」

「哎，起來起來。瑞龍啊，怎麼今天有工夫？快坐下。」丁瑞龍坐下後，歎氣道：「唉，我不在恩順了。」「啊？為什麼？」「沙七爺不用我了。」「你幹得挺好的，你也挺有能耐的，怎麼辭你啦？」「嗨！就因為初一那天的事兒，我實話實說了。結果他昨天晚上說官話，就不要我了。嗨！我年輕輕兒的，老爸爸，您甭管這事兒了。」方四爺一聽火了：「沙七爺這可不對呀，難道你說瞎話就對了？瑞龍啊，你還想再開一個買賣嗎？」「老人家，那也不容易，哪兒有那麼方便的錢？」「嘿，我前三天下來一筆銀子，攔到家裡頭一點兒用處沒有，放到錢鋪去，也給不了多少利息，我不樂意。我正想找個人，做個小買賣，養幾號人也不錯嘛。你看這就巧了，不過我這個買賣，第一，必須是開羊肉館，代賣餡子活，……」「那我是行家。」「對！第二，必須在七聖廟找門臉兒。」「您瞧，這還真巧了，我們恩順家對面兒那五間門臉兒，是個綢緞莊關了張的，那房子閒下來了。」「正好了，咱們就一言為定。你先瞧地方去，給我來信盤銀子，咱們收拾收拾，立刻就開張，好不好？」「那好，我謝謝您哪，您成全我！」爺兒倆又敘了一陣閒話之後，老頭兒同著瑞龍到後頭，見著方四奶奶，也拜了年，不在話下。

瑞龍高高興興回來了，直接就奔了七聖廟，恩順家人都看得見。「啪啪」

一叫門，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，把門一拉：「掌櫃的，您過年好。您怎麼不上那邊兒忙去？有工夫上我這兒串門兒來。」

「啊！我問問你，你們這房子怎麼擱下啦？」「您不知道哇？東伙不和，買賣關了，再說也真不賺錢。」

「你這房了外頭寫著『此房招租』哇？」「對呀。」「你們東家……」「我們東家就在北京住啊。」「噢，我知道他，但跟你們東家不常見面兒。我打算租這所房。」「好說，他這房子租不出去，您馬上去，給幾個錢兒就能租下來。」丁爺出來後可就來到房東家裡，跟房東老頭兒一見面兒，雖說不熟，也認識，彼此拜個晚年。房東老頭請丁瑞龍坐下後問道：「丁掌櫃的你有什麼事兒呀？」瑞龍把自己的遭遇都說了，最後道：「鐵掌賽崑崙方四爺拈著拉我一下兒，讓我對著恩順開個羊肉館兒。您這房子閒下來了，您說說價碼，我認爲合適就租下來。」「方四爺都這麼仗義，瑞龍呵，我就不能仗義了嗎？好吧，給多少錢算多少錢。」結果二位商定之後，丁瑞龍真是沒花幾個錢，把這房子就租下來了。

丁瑞龍拿著字據找到方四爺說：「房子我租了。」方四爺一瞧，行了，盤出八百兩紋銀，交給瑞龍了。丁瑞龍再找木工、泥瓦工、油漆工，重新油刷收拾，又按照羊肉館的門面改了一下，跟著就上家具，商量調貨和僱請伙計，一切都非常順利。丁瑞龍問方四爺：「你給咱們字號起個什麼名那？」

「我早想好啦，你不是為了跟恩順鬥氣嗎，咱們這字號就叫『鼎恩順』，你看好不好？」瑞龍一聽：「老爸爸，這對沙七爺不太好吧？咱們叫別的名兒不一樣……」「不，就叫這個。這個店就是賭氣開的，我就要鬥鬥這沙七，你甭管，一切全由我做主。他要問起來，你就說我給起的名兒，讓他找來。」

「哎，好吧您哪。」這樣找人寫字刻匾，把門臉兒收拾齊了，準備擇吉日開張。瑞龍裡外一忙，有人就告訴沙七爺了：「小伙子跑對面兒開買賣去啦，跟我們對著乾。」開張的頭天晚上，字號匾用黃紙蒙著，誰都不知道叫什麼，方四爺來了，連先生帶伙計全叫過來說：「大家多辛苦啊！咱們這買賣要做好了，大家都得益。你們掌櫃的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，沒的說。咱們明天開張，我問問你們，是賺錢的買賣好做，還是賠錢的買賣好做呀？」「老爺子，當然是賠錢的買賣好做呀。」「好！一個月賠一百五十兩，先照著二年賠，二年以內不把這些錢給我賠出去，不行。真給我賠出去了，我是加著倍地給。」

噫！今兒方四爺怎麼了？老頭兒到了歲數了吧？大傢伙兒思索不解。

第二天，一亮張，鞭炮一響，一撕匾上這黃紙，「鼎恩順」三個大金字躍躍欲飛。沙七爺一瞧，氣得兩眼發直。開張一賣，更了不得了，先生伙計喜氣洋洋，您說買哪兒的，人家給您刺哪兒的；您說買一斤，一斤當中多給您個一兩二兩的，餡子鮮活，肉也鮮活。人們排著隊的買。再看恩順，不行了，買肉的寥若晨星。沙七爺乾生氣呀！後來一打聽，才知道人家準備一個月賠一百五十兩銀子。沙七爺說：「咱們不嘔氣，咱也乾不過他方四爺。乾脆，關張不乾啦！」沒仁月，沙七爺說把「恩順」關了。「恩順」一關張，「鼎恩順」這買賣也不那麼做了，告訴大傢伙兒，多少見個利就得，但是我們一定賣好貨，獨份兒買賣，更好做啦，老頭兒把瑞龍叫到自己的家中：「瑞龍啊，我看你這小孩兒可不錯呀。我打算收你做個徒弟，我還有點兒武藝教你，因為你這孩子心裡善良。」「哎，那我可求之不得，師父！」丁瑞龍馬上拜了師。方四爺家裡有功房，爺兒倆這二五更的功夫可就擱上了。儘管丁瑞龍的年歲大了一些，但是方四爺有那個份兒，內外兩家，雙管齊下，瑞龍一邊兒照顧買賣，一邊兒學武藝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轉眼間就是十六年。「鼎恩順」的買賣擴大了三倍，丁瑞龍的能為也練出來了。

一日，方四爺說：「瑞龍啊，你的功夫不錯啦，咱們爺兒倆總算有緣，一晃十六年了，我還認爲活不了這麼大歲數呢，這都是主的賜福。這樣吧，你好好兒照顧買賣，我這兒你就不必再來了。」瑞龍明白師父的意思，哪能不來？每天必來，晨昏定省不缺。

過了將近二年。有一天天快黑了，方四爺家裡派人來說：「您趕緊瞧瞧去，老太太病得很厲害，吃藥不見好。」瑞龍趕緊帶著伙計來到方宅，一看師母不成了，再請先生瞧，醫藥枉費，天年已盡，師母無常。按照人家回回的禮節，把師母葬埋了。過了不久，老師病了，病得很輕，是無疾而終。連著兩樁子大事，全是瑞龍一個人忙的。兩件事辦完以後，方家沒有後代，瑞龍就繼承了這一筆財產。這樣，瑞龍就搬到皮庫衛師父的家中，然後又把鼎恩順的買賣安置安置，自己帶好了鏈子雙鐮，南七北六十三省闖蕩江湖去了。

三年的光景，闖出個外號兒，叫「鼓上飛仙」。回來以後，先生伙計們把帳目都交待清楚了，瑞龍說：「甬交待，你們都拿回去，我也用不了這錢，師父這點兒家底兒夠我花多少年的。大伙兒水過地皮濕，都要分些錢。剩下的錢，一，擴大咱們自己的營業；二，南北城有缺與不足，紅白事兒什麼的，磨磨子壓了手揭不開鍋，只要借到咱們這兒，無論多少不能駁回。還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豪傑，只要是正門正戶，沒錢了，提到咱們這兒就給錢。」先生伙計們非常感激丁瑞龍。有人可說了：「您有這麼好的能耐，為什麼不給老人家倡大門戶哇？家裡有地方，開個把式場，您教點兒徒弟吧。」

瑞龍一想，這可是個好辦法。丁瑞龍就把後門拾掇出來，戳起大桿子教上場了。東西南北城來了幾十個，頭頂門生帖兒拜師學藝。學生裡頭有很多有錢的主兒，說：「驛馬市有一所房子，我們大伙兒給您湊上十萬兩銀子，您開個鏢局得了。」開始瑞龍不樂意，最後大家勸，沒有法子，就在驛馬市開了個輔盛鏢局。一邊兒教學生，一邊兒走鏢。這一來，丁瑞龍在江湖路上成了了不起的人物。

瑞龍現在六十來歲啦，德高望重，順天府下了一個委任，任命丁瑞龍這個商人，做西珠汛衙門的守備。這一來，本地面叫瑞龍給維護得雖不到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但確實少了好些事。眼下正值年關，南西門裡南下窪子這一帶，葦塘太多，道路狹窄，而且墳地很多，尤其年節，經常出劫道的。丁大爺一想：自己也沒什麼事兒，乾脆這幾天經常轉著點兒。這樣，鼓上飛仙丁瑞龍把鏈子鏢圍在身上，半官半民，打衙門裡出來，就奔南西門裡來了。

每天上午溜到中午，吃點兒飯再來。到了二十九，就發現了鐵三爺。看見這個年輕人拿著大鐵棍蹲在葦塘裡，眼睛瞪得溜圓，緊張地往路上看，丁瑞龍也蹲到葦塘裡邊監視上他了。可是丁瑞龍納悶兒：這個人從頭至腳，怎麼也不像個劫道打悶棍的！等來等去，等到太陽快壓山了，天氣也涼下來了，鏢車來到。瑞龍一看鐵三爺動了手，到外頭橫了鏢車，說就劫二十兩，丁瑞龍知道他不是劫道的。再看這年輕人還沒跟人家動手呢，撒手扔鐵棍，「撲通」，就躺下了。阮璧把刀亮出來，說了要捆他，瑞龍高聲喝喊：「二位達官！且慢！」丁瑞龍打墊步擰腰出去了。阮和、阮璧趕緊往後撤步，抬頭一看：「哎喲，朋友。」瑞龍一抱拳：「二位達官，您是杭州的鏢啊？」「不錯。」

「二位達官怎麼稱呼？」「我們都是雙龍鏢局的，在下姓阮，單字名和，這是我的兄弟名叫阮璧。提起我們哥兒倆來，老朋友您可能不知道，但提起我們的授業恩師來，您可能有個耳聞。」「令師是哪一位呀？」「家住山東濟南府巢父林侯家莊，姓侯名廷，表字振遠。」「哎呀！原來是鼎鼎大名的聖手崑崙鎮東俠侯老俠客爺的高足啊？失敬失敬。」「不敢當。老朋友，您？」

「噢，我是西珠汛的守備，輔盛鏢局鏢主鼓上飛仙丁瑞龍。」「哎喲！原來是丁大爺，久仰您哪！咱們可是同行同道。您瞧，這位劫我們的鏢車，還沒劫呢就趴下了。」這時候，鐵三爺緩過勁兒來了，鐵三爺心裡難過，長這麼大，甬說劫道，從沒伸手跟人家要過什麼。頭一次劫道就碰見守備了，嗨，這也算情屈命不屈。」「二位，這件事情你們別管了，就交給我丁瑞龍吧。」

「丁大爺，您多辛苦了，我們哥兒倆可就不管了。不過這位可不像劫道的。」

「這我明白，二位您請吧。」阮和、阮璧回過身來上了馬，說了聲「再見」，打發鏢車奔大柵欄了。

鏢車走後，丁瑞龍一伸手攬鐵三爺：「朋友起來。」丁大爺細問：「家住哪裡？姓氏名字？大臘月二十八的，你怎麼跑這兒劫道來了？」鐵三爺有些羞愧地說：「您是官人，我犯了國法王章了，情屈命不屈，您帶著繩兒了嗎？您把我捆上吧。我跟你打這場官司。」鐵三爺心想：我餓一天了，您把我帶到衙門裡頭，怎麼著也有兩窩頭、兩塊鹹菜條兒，哪怕給我點刷鍋水喝吧。「嘿，朋友，不錯，我是西珠汛的守備，也親眼看見你在這兒劫道，話雖如此，但我也出身綠林。你真是劫道的，想不打官司也不成，可我看你不像個劫道的。你跟我說實話。」鐵三爺長歎一口氣，就把自己的事情由頭至尾都說了。丁大爺聽完了道：「哎呀，要說你也是膏粱子弟，自己因為好武好練，把家練窮苦了，來到北京城又投親不遇。張和，噢，我知道，是不是在清真寺南隔壁住的那個張爺呀？」「不錯，那位真是個朋友！把房子借給我住，雖說一個月才一百房錢，可是到今天我還沒給人家呢，甚至還跟人家借了不少的糧食和錢。我媳婦兒說了，今年過節，沒有二十兩銀子過不去。我媳婦的娘家也是個大財主，無奈我這個人不願意沾親戚的光。」「好樣兒的！鐵三爺，你我都是本教的人，咱們是靠主吃飯的，你的心眼不壞。」

丁大爺看到鐵三爺，想起了自己呀！擱下馬捧，一伸手從靴掖兒裡頭拿出一張銀票來：「這銀票是三十兩，你拿著，兌出錢來，買點年貨、油鹽醬醋的，再割點兒牛羊肉，你們兩口子今天過個團圓年。初二，我派人接你搬家，牛街這兒我有房。」鐵三爺聽完了就呆到這兒啦：「我怎麼敢當哪？」「別客氣，你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，我年輕時候也是這樣。你拿著錢票快去吧！天已經晚了，再不去，買不出東西了。」鐵三爺晃晃悠悠地把「三頃二十畝」扛起來，眼淚饒著眼圈兒轉哪，看起來哪兒都有好人哪！

上坡兒就是家，來到家門口兒，輕輕地一叫門。三奶奶一聽，是丈夫的聲音，高興了，趕緊出去：「哎呀，都把人急死了。」說著話開門，一瞧鐵三爺面帶笑容，心裡踏實多了，忙問：「找著朋友了嗎？」「哈哈，三奶奶，找著啦！」「喲，這個朋友是幹什麼的？」「嗨！真是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哪！咱這朋友，是驛馬市輔盛鏢局的鏢主，鼓上飛仙丁瑞龍，跟我是多年的朋友啦，也是咱們清真老表，他有六十來歲啦，比我大得多呢。給我錢啦，你看看。」鐵三爺伸手把銀票拿出來了，然後對三奶奶說：「丁大哥說了，讓咱們先買點兒年貨，今天和明天，咱們兩口子在家裡過年，哪兒也別去了。初二一清早兒，哥哥就來接咱們，他牛街有房子。」「哎呀！到這個時候兒了才碰見朋友，咱們兩口子真得好好兒的謝謝人家。事不宜遲，你趕緊把錢兌出來，買東西吧。」「好嘞！」鐵三爺拿著個籃兒，拿著個口袋，打家裡出來，讓三奶奶把門關好。先到牛街口三合錢鋪把銀子兌出來，該買的全買了。鐵三爺高高興興回家了。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啊。

鐵三爺來到屋中，燈早就點亮了，三奶奶馬上刷鍋，放水，燒火做飯。兩口子這頓飯吃得真香啊。第二天正月初一，也高高興興、歡歡喜喜地過去了。

到了初二一清早，兩口子老早起來。梳洗已畢，把帶來的東西全收拾好了，兩口子在家裡等著。三奶奶跟三爺商量：「三爺，是不是到張和張大哥家裡看看人家去？住人家房子這麼多日子了，應該給人幾個錢兒了，而且還得謝謝人家呀。」「對！應當還。好在咱們不離開牛街，跟張和大哥住得也很近，這早晚沒關係。」正在這個時候，聽見外頭喊：「鐵三爺，起來了嗎？」

「喲，這是張和大哥給咱們挑水來了。」兩口子一塊兒往外走：「大哥！我們正要給您拜年去哪！」「嘩啦」一聲響，啊？不但張和來了，旁邊兒還有一輛車，有個年輕人。張和一抱拳：「兄弟，弟妹，拜年拜年。」「哎呀大哥，我們還沒給您拜年去哪，您就來了。這怎麼敢當啊？我們正要找您去呢，跟您說點兒事兒……」「我全知道了，丁大爺把我叫到清真寺裡去了，把事情都跟我提了，你們的房子就在我家隔壁兒，丁大爺說話就到，咱們先把東西裝上車吧。」「大哥呀，我們在您這兒騷擾這麼些日子，借您幾次糧、幾次錢，我們都沒還呢……」「沒關係，我還告訴您呢，雖說您跟丁大爺交上朋友了，但短與不足，您還上我那兒去，沒關係。」「大哥，這可怎麼謝您……」

「別謝別謝，哎，咱們趕緊搬東西。」四個人一塊兒往外搬。然後張爺把門鎖了，把式搖鞭趕車，眨眼之間進了牛街，一直往前走，越走越近，在清真寺南邊第三家，緊挨著張和家。幾個人把東西全都搬進去，給人家車把式幾個酒錢，打發把式走了。張和忙前忙後，幫著鐵三爺夫婦兩個安好了家。剛收拾完了，院兒裡有人說話：「怎麼樣？鐵三爺，家安好了嗎？」「喲，丁大爺來了。」「兩口子挑簾籠，連張和一塊兒往外走，把丁大爺接進來了。來到屋中，鐵三爺把鐵三奶奶拉過來道：「家裡的，您給咱們哥

哥拜個年吧。」

「丁大哥，我給您拜年。」人家鼓上飛仙丁瑞龍一瞧鐵三奶奶，就知道這是個過日子的人。丁大爺對大伙兒說：「張爸、鐵三爺，咱們都是回回親戚，老表一見如故。我當初跟你們夫妻的遭遇一樣，我也是要跳護城河自殺，遇見了我的老恩師，我丁瑞龍才有今天。你們夫妻兩個碰上我，咱們這就算刀對鞘了，從今以後有個短與不足，張爸你接著，我接二連三地到這兒來看看。」

丁大爺先走了，張爸也就回家了。

這一天，丁大爺來了，三奶奶給燒了點兒茶，老哥兒倆坐下喝茶。「老三哪，你在家裡頭能乾點兒什麼哪？」「哥哥，我除了練我這『三頃二十畝地』以外，別的什麼都不會。不然的話，倆哥哥也不至於跟我分了家，我就好練。」「那不行啊，怎麼著也得想辦法掙個錢兒啊。」三奶奶說：「要不這樣兒，丁大哥，您給我們攬點兒活兒，我可以裁裁剪剪、漿漿洗洗的。」

「弟妹，這不行，這也養不了家。我給兄弟出個主意。」「什麼主意呀？」

「過兩天我給你打輛車子，我那牛肉鋪、羊肉鋪有的是好牛羊肉，你下街去賣，這還不成嗎？」鐵三爺心說：行什麼，咱們沒乾過！但看哥哥的意思，我們也不能兩口子淨吃人家呀。想到這兒，鐵三爺說：「哥哥，您給我準備好了，我就試試。」過了幾天，推來一輛新車。車軋上只是有點兒浮土，銅飾件兒，有個車祥兒，車頭裡是個錢櫃。上頭放著割肉的刀，有塊大的案板，鋪著藍布單兒，兩塊半扇牛肉，足有一百多斤，一桿盤子秤。推車來的這位，三十來歲，剃著鬚青的頭皮兒，一條大辮兒，一身藍，身上還有個藍圍裙。「您是鐵三爺嗎？我姓劉，行二，人稱劉二爺。我們東家讓我帶肉給您送來，您瞧缺什麼？」「啊，不缺了，我謝謝您了。家裡的，把門關上，我賣牛肉去了。」三奶奶出來關街門，說：「早著點兒回來。」鐵三爺把圍裙係好了，把祥兒往肩上一搭，兩隻手一架把，一抬身推車走了。劉二爺站在後頭，心說：這樣人也少有，你倒問問價兒啊？我得跟您說清這是多少肉，本錢多少，賣多少錢一斤，再說也得試試盤子秤啊。等車子走遠了，劉二爺在後頭慢慢兒地跟著，心說：我先不回櫃，瞧瞧您這牛肉怎麼賣。鐵三爺還推上勁兒了，順著牛街北口兒出來，可就往東了。劉二爺在後頭跟不上，心說：這位是什麼意思啊？您賣肉不吆喝？鐵三爺推得這快，奔菜市口順驛馬市還往東，到虎坊橋了，他可就拐彎兒了，順著五道廟進去了。鐵三爺生氣呀，自語道：「沒有不開張的油鹽店哪，難道說北京城的老街坊老鄉親連牛肉都捨不得吃嗎？怎麼沒人問哪？」

這時，鐵三爺瞧見前面也有一個賣牛肉的車子，人家那牛肉也就剩二三斤了，錢櫃裡的錢都滿了，一看，也是老表。兩人走對面兒，老表可就問一聲：「掌櫃的，上哪兒送肉去呀？」鐵三爺答言：「我賣牛肉哪。」「怎麼不吆喝呢？」鐵三爺張不開嘴，剛要張嘴，對面兒來了個人，咽回去了。一瞧沒人了，剛要張嘴，後頭有走道兒的聲音，臉兒一紅，又不敢吆喝了。劉二爺老遠的在那看著呢。鐵三爺由打五道廟可就奔了李鐵拐斜街了。前後沒人，鐵三爺推著車子，鉚足了勁兒喊了嗓子：「好肥的牛肉嘍！」真亮的嗓音！整個兒斜街，直到石頭衛衙北口，都聽見了，鐵三爺吆喝完了，覺著自己的腦袋都暈了，趕緊推著車子快跑。衛衙當間兒有一窪水，有點兒泥漿，一個大門口兒有人喊，「賣肉掌櫃的過來，牛肉多少錢哪！」一句話，鐵三爺就暈了，哎喲！我也不知道進的價兒，人家都賣多少錢哪？鐵三爺愣在那兒了。只聽那人說：「朋友，你八成是怕這泥沾了你的車軋吧？不要緊嘛，哈哈，你把車子端過來。」鐵三爺挺擰，心說：我「三頃二十畝地」都練進去了，這三百斤我就端不動啦？衝你這句話，我就端過去！鐵三爺的兩隻手往這車把的根上插，攥著車把的兩個四方稜兒，往下一矮身，渾身一叫勁，骨頭節兒一響，腦筋一繃，就把這牛肉車子端起來了，晃晃悠悠，又把車子端到路北來了，放到這買肉的眼前頭了，鐵三爺深深地出了一口氣，這才抬頭看，買肉的是兩人。叫鐵三爺端車的是個大個兒，前胸寬背膀厚，虎背熊腰，四方一張大臉，黃白淨面，濃眉毛，大眼睛，大鼻子頭兒，大嘴岔兒，耷拉著嘴角，讓人一瞧好像是撇嘴呢。一身白綿綢褲子汗衫兒，腳底下緞鞋白襪子，喝，好樣兒！下垂首這位瘦小枯乾，一團精氣神兒，穿著一身兒藍，刀條子一張臉兒，稀稀的眉毛，圓圓的眼睛，小鼻子頭兒，三角菱角口，一對錐把子耳朵。兩位往那兒一站，看得出來，都是練家子。

其實這兩位是姑表兄弟，又是大財主，有上百間的房子。這個大個兒姓石，字叫石勇，號玉山。瘦小枯乾的姓馮名昆字永誌。石玉山的外號兒叫鐵臂熊，馮昆的外號兒叫千里獨行。兩個人的父母都沒有了，萬貫家財哥兒倆當家。家裡頭堂上一呼，階下百喏。這哥兒倆就是好武好練，但真正練功夫，這兩人不行，他們主要是練扔沙布口袋、扔石鎖、端沙子筐、擰棒子，披上搭褲摔跤，專練騎拿相橫。結交的朋友也都是摔跤的，哥兒倆的跤摔得都不錯。今兒早上吃完飯以後，在前邊客廳這兒呆著，底下人進來說，「大爺、二爺，你們出去瞧瞧，外頭來了位出家的和尚化緣。」「快去，佈施十兩銀子，讓人家和尚走。」「我們帳房的先生已跟和尚說了：『大師傅您要化什麼，您說話。』」老和尚說了：「我什麼都不化，就化跟你家大爺、二爺見上一面。」石勇一聽，忙問：「此人多大歲數？」「年歲太大了，鬍子都白了。」「噢，那我瞧瞧去。」石勇、馮昆兩人都出來了，來到大門口兒一瞧，先生伙計站著七八個，老和尚就在台階兒上站著呢。

老和尚是個大個兒，起碼得夠八尺左右，雙肩抱攏，猿臂蜂腰，由於年歲大了，顯著有點兒螞蟥腰了。赤紅臉兒，皺紋堆壘，剃的頭皮兒靚亮，明顯顯三溜九塊受戒的香疤，兩道蠶眉斜飛入天蒼，左眼圓睜，睛芒四射，右眼一道縫兒，一部白鬚鬚苦滿前胸。斜插柳背著個大蠅刷，身上穿著灰僧袍，白綾高腰兒襪子。石勇、馮昆兩個人一瞧，就知道這和尚很有份兒，趕緊一躬到地：「高僧，您貴上下怎麼稱呼？」老和尚沒提自己的名字，只道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貧僧來到北京城，聽說你們哥兒倆在前三門一帶頗有威名，老僧不才，前來獻丑討教。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借一步坐，可以嗎？」「高僧，請！」兩個人馬上恭請大和尚往裡來，進了大門，過了垂花門，順著正院兒往東，過箭道往北，過月亮門再往東，進了東跨院兒。北房是五大間，東西房各三間，搭著硬架的天棚，院兒裡頭，土刨得喧和極了，摔一次跤踩實了，用的時候再刨。周圍有幾條矮腳粗腿大板凳，上頭放著幾身實實的搭褲和幾條駱駝毛襪。較場周圍，什麼礮子、石鎖、沙子口袋、沙子筐、檀木棒，全有。石勇拱手相讓：「這位大師傅，您請到屋裡坐吧。」底下人趕緊挑簾子，老和尚進來坐下，哥兒倆側坐相陪。老和尚這才細問：「施主，您姓石啊？」「不錯。我姓石，叫石勇，這是我的表弟馮昆。」「哈哈，老僧討教討教可以嗎？」「行呵，大師傅，您看得起我們哥兒倆，我們跟您學倆絆兒。您換上搭褲，咱們下場子吧。」「噢，聽你們二位這意思，是不是讓老僧跟你們摔兩跤過過汗兒啊？」「是啊，您不是訪我們哥兒倆來的嗎？」「老僧的能為不在較上啊。」「那麼高僧您？」「貧僧會點兒武藝，你們哥兒倆情願奉陪？」「那麼好，咱們下場子。」人家老和尚也不擦僧袍，大模大樣兒往場子當中一站。馮昆一抱拳：「哥哥，您來我來？」「你先來。」「好吧。」馮昆往前一趕步：「大師傅，在下對不起您了。」說完，左手一晃面門，右手一攥拳，「猛虎出洞」，對準大和尚胸前就是一拳。大和尚沒動地方，也沒還招，用右手一抬，「澎！」就把馮昆的手腕子給攔住了。左手腕子往起一揚，一扔他的胳膊，馮昆「噠噠噠」來個屁股蹲兒。馮昆臉兒一紅道：「哥哥，我跟大師父比差得多，瞧您的吧。」石勇一抱拳：「大師父，我表弟多少差點兒，我跟您討教討教。請進招吧。」石勇也往前一趕步，左手晃面門，右手一攥拳，「單風貫耳」，對準大和尚左面太陽穴，右手拳就打來了。大和尚往下一褪頭，伸右手「金絲纏腕」一刁，一抖腕子，石勇也來了一個跟頭兒。哥兒倆趕緊把大師父請到北屋裡頭，雙膝一跪：「老師傅，我們給您磕頭了。從今天起我們就是您的弟子，您得教給我們點兒能耐。」

老和尚伸手一攔：「石勇、馮昆，你二人請起。」「老師傅，你得教教我們哥兒倆呀！」「哈哈，告訴你們兩個，貧僧不願意做你們的老師呀。」「老人家，這是為什麼？」「因為你們倆是京城的紈袴子弟，付不下辛苦，受不了罪，沒法兒學成。」「老師，您放心，只要老師肯教，我們哥兒倆吃多大的苦，耐多大的勞，也願意跟您學。」「要是那樣兒，除非應老僧三件大事，差一件，老僧不教。」「老師傅，您說吧！」「頭一件，練武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如果腦瓜兒一發熱、一寵性兒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，朝秦暮楚，這不成。咱們以十年為限，十年以內，除非有了天災病患，為師認為非歇功不可，才能歇，黑天白日叫什麼時候練，就什麼時候練。你們辦得到嗎？」「老師呀，有這麼句話：要學驚人藝，須下苦功夫。不付點兒辛苦怎麼能把本事學到手哇？這頭一件，我們應了。」「嗯，好。第二件，在你們家裡找一所比較清淨的房子，老僧足不出戶。你們把地砸平整了，再買幾樣兒軍刀。

十年中，我一分錢不要，但是一年四季的裡外僧衣得供我穿。」「這個您放心，怎麼著都成。」「好。還有第三件，我收你們為徒之事，不准告訴別人，三親六故都不准提。就這三件，應了，收下你弟兄；不應，老僧不收哇。」「師傅，這三件事我們都應了，您放心得了。」大和尚這才把武聖人的牌位，達摩老祖的牌位供好，正式收下石勇、馮昆兩個人。磕了頭以後，石勇問道：「老師呀，您老人家怎麼稱呼？」大和尚欲言又止，說出一番話來。原來老和尚俗家姓荊，名叫荊立堂，出家的名字叫了然和尚，由於是雌雄眼，又叫一目了然僧。他的師父所收弟兄三個，都是大和尚，他排行在長。二師弟叫通法上人了因僧，三師弟是四川川北拂雲峰「極樂禪林」的方丈，叫了義和尚。師弟了義年歲最大，能為最好。荊立堂是河南開封大相國寺的方丈，據說相國寺是戰國時期信陵君魏無忌的府第。順治五年，河南巡撫劉振昌得罪了豫王府的皇糧催頭，此人姓李，叫李寬，豫王是他的叔。多鐸豫王在河南有很多的莊頭，滿清一進關，跑馬占圈，很多個莊頭合在一塊兒，由一個催頭管。李寬這個催頭在豫王跟前說一不二啊！他不出田賦，不交國稅，劉巡撫打了他，限期繳納國稅，所以李寬在豫王跟前說了劉振昌的壞話，結果豫王就奏了劉振昌一本，順治皇帝不察，就革了劉振昌的職。這樣一來，激怒了河南黎民百姓的公憤，沒有不罵豫王的，沒有不罵朝廷的。老和尚荊立堂知道了這件事，心裡也很不憤，劉振昌是個好官哪，愛民如子，兩袖清風，不貪污，不吃請，不受賄，不錯呀。劉振昌被革職後就住在大相國寺，準備不日進京請罪。這裡，老和尚荊立堂先進京了，想給劉振昌報仇。

一目了然僧來到京城，住在廣安門裡報國寺，掛了單，和大傢伙兒一塊兒參佛唸經。晚上，等僧眾們全休息了，老和尚一個人出來，到紫禁城周圍，把整個地形都調查清楚了，然後寫了一個紙條，上頭有八句詩。了然和尚把這個紙條揣好，結果就到了尚寶監，盜出皇上一枚圖章來，然後就把紙條兒摺在那兒了。尚寶監的太監名字叫萬方和，發現了以後嚇壞了，趕緊奏明皇上，把這紙條兒拿上去。順治皇帝一瞧，上面寫的是：「一入皇宮太猖狂，目下河南萬民殃，了卻僧門不平怨，然後分清紅與黃。僧家盜寶無別意，辨別李寬害人常，白奏誤准奸王本，冤屈巡撫劉振昌。」順治看完這字諫以後，勃然大怒，滿清剛剛來到中原，民心未附，竟有大膽僧人進入紫禁城盜走國寶，於是便把八大朝臣召進養心殿，字諫擲下，讓朝臣們議論，然後馬上傳旨意，立刻在裡九外七皇城四庵觀寺院，把所有不明來歷的僧眾完全都抓起來，嚴刑拷問。